

中国当代先锋诗人随笔选

ZHONGGUO DANGDAI

XIANFENG SHIREN SUIBI XUAN

汪剑钊 ● 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先锋诗人随笔选 / 汪剑钊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5

ISBN 7-5004-2191-5

I. 中… I. 汪…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4576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311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9.00 元

编 序

17 世纪的法国宫廷诗人马莱伯在文学史上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并不是由于他在创作实践上有什么惊人的成就，而是因为他在诗歌理论上为后世留下了不少精湛独到的见解。例如，他以走路和跳舞对应于散文和诗歌的划分，便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考起点。20 世纪，诗哲瓦雷里循此所作的演绎和阐述，可说是诗歌圈内尽人皆知的诗学定义。瓦雷里认为，走路具有一定的目的，意在到达某地取得某物，走路者一旦达到目的以后，动作本身自然消失。至于走路的速度则由道路的或平坦或崎岖，目的物的或远或近和走路者身体的或强或弱所决定。散文是文字的实际和抽象的运用，它的本质与走路相同；所以，散文的生命也不会超过它的意义。跳舞则不同，它虽然也是一种动作，可目的却在自身以内。在同样的四肢、同样的器官和同样的神经的运动里，跳舞并不指向某个既定的目的物，它追求的是瞬间的欢娱、瞬间的自由，没有什么功利色彩。舞蹈的速度则由舞蹈者的理想主义强度所决定。即便舞蹈者的动作停止，由舞蹈形式带来的力和美依然存在。诗歌的优美和高贵一如舞蹈，它摆脱了语言的实用性束缚，可以像传说中的凤凰一般，一次次地从死灰里复活。

马莱伯的一个思想亮点，经由瓦雷里的妙手点拨，使得“散文好比是走路，诗歌类似于跳舞”这一比喻获得了更深邃的内涵。这个著名的比喻开掘了语言的生成本能，同时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抬高了诗歌的价值，贬损了散文的价值。从积极方面来看，它为

诗歌嵌入文学皇冠的冠顶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强化了诗人的使命感和荣誉感。但从消极方面来看，诗歌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引发了诗歌的自闭症和诗人的傲慢与自负，从而给诗人套上了一双致命的红舞鞋，使他无视除诗歌以外的其他体裁的优长之处，拒不接受其他言语方式的有益成分，在一个顾影自怜的怪圈中没完没了地旋转，在不断加速的过程中毁灭。回顾 19 世纪迄今的世界诗坛，我们出现过不少彗星般的诗人，他们野心勃勃，才气逼人，往往以宇宙之舞者的姿态，凝聚毕生的精力，在瞬间中迸发，在瞬间中完成，最后在不可遏止的旋转里将生命的火薪燃烧殆尽；可惜的是，真正的诗歌却由于生命的中断而被遗留在了中途。

中国新诗在草创期间，便患有极为强烈的青春期躁狂症。最初，这种不加思索的躁狂症，曾以狄奥尼索斯式的狂欢为新诗赢得合法生存作出过卓越的贡献。然而，伴随着新诗正统地位的确立，它逐渐表现出了自我毁灭的腐蚀性，而在 50 年代的民歌运动中达到了极致；其后又在“朦胧诗”时期旧病复发，孕育了 80 年代中期大规模的“现代诗大展”运动。诗人们“为诗而诗”情绪淹没了思考，一味地踩着抒情诗的节奏跳舞，不再走路，甚至连散步都一并放弃了。直至 90 年代，中国诗歌才得以摆脱了此前的喧哗与骚动，诗人们逐渐开始以沉静的姿态反思生活，反思诗歌，反思时代的病变。他们不再以狂热的加速度一味地旋转在诗歌的泥泞地里，尝试着在分行书写的诗歌以外，选择一种和缓的方式，在一个边界模糊、却更为广阔的空间内进行精神的探索。这种和缓的方式就是随笔，它们因其文体的自由和触角的敏锐备受诗人们的垂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年来，随笔写作吸引了几乎所有“朦胧诗”之后出现的重要诗人。

如果我们接受了散文即走路，诗歌即跳舞的比喻，不妨再添加一个比喻，随笔即散步。散步在功用上和跳舞一样，并不企冀达到什么目的，其目的也在自身以内；但在动作上，散步并不需要跳舞时那种没完没了的加速度，它要求的仅仅是随意、旷达、

和与宁静，在身体的全部放松状态下，充分体验精神的自由。比之舞蹈，它不是瞬间性的，而在更大程度上象征着永恒，因此，也更有利于人们进入沉思和遐想。我曾在一篇随笔中提及，中国诗歌向来以抒情为主，缺少“思”的品格。现在，我想，它可能跟我们仅仅关注激情洋溢的跳舞，忽略了智性的散步有关。一个沉浸于舞蹈中的舞者是没有闲暇来沉思的，只有那旷野上的漫步者才拥有足够的内在与外在的时空去遐想宇宙和人生。由诗歌转入随笔，再由随笔过渡到诗歌，这个循环过程或许可以给中国诗人们湊入一些“思”的因素，为中国新诗增加一点钙质。

就人体的运动来说，散步最符合美学的内在特征。关于散步，中国有一位美学老人曾经作过意味隽永的描述：“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作散步后的回念（宗白华《美学的散步》），带着一种散步的心态面对人生、面对文学，可能最为切近生活和文学的本质，也最容易让充盈于作者内心的诗意得到自然的流露。在各种文体中，随笔因其敛放自由的特征为人们提供了最吻合散步心态的文字体现形式，而这，恐怕也是诗人们对随笔报以青睐的重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诗人的随笔是另一种形式的诗歌，它展示的是一种脱除了面具、矫饰的裸体美人式的诗性智慧。

近年来，伴随着诗人随笔的丰收，汇编其中的精品，便是一件亟待进行的工作。在鉴于此，编者不揣鄙陋，承担起了这一任务。需要说明的是，这项工作得到了诗歌界很多朋友的热情支持，正是由于他们的慨然应允，才使得它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被顺利编成。不可否认，本书自始至终所洋溢的诗与真，全部源于作者们的创造和发现。为此，作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我要向各位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我还必须提及本书的责任编辑汪民安先生，他的艺术眼光之敏锐是我向来所佩服的，这次愉快的合作则

使我更深入地感受到了他那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在此，我也一并向他致谢。

此外，本书在构想之初，编者意欲囊括所有从事随笔写作的当代重要的先锋诗人的佳作。但在编选的过程中，这一想法便因编者交往和联系的局限而不能得到完全的实现。在十分重视个人劳动成果的今天，编者不敢贸然将未经作者本人许可的作品编入书中，这就导致了个别重要诗人的某些优秀作品的遗珠之憾。为此，我也要向本该被选入、却不得被遗漏的作者表示深深的歉意，希望他日能有机会弥补。

汪剑钊

1997年10月5日北京鲁谷

责任编辑	汪民安
责任校对	尹 力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李 建

目 录

于 坚	
棕皮手记 · 1996	(1)
王 艾	
爱情	(16)
梦游的手指	(19)
给少女 MM 的素描	(21)
两个人的生活	(23)
王家新	
饥饿艺术家	(30)
卡夫卡的工作	(37)
拉赫玛尼诺夫	(44)
文学中的晚年	(49)
戈 麦	
一个复杂的灵魂	(54)
西 川	
两个重叠的女人	(57)
《神曲》续篇：归来	(61)
巴尔扎克的肚子	(65)
刘 翔	
轻与重	(70)
重返大地	(74)

我们这个时代	(77)
宋 遯	
读者的月亮	(81)
晚间厨娘	(86)
芭蕾课	(88)
孙文波	
我的诗艺	(95)
严 力	
我在散文的形式里	(105)
街道是都市人的神经	(111)
手摇炉	(113)
杨 克	
作家的幸福	(116)
电视神话	(117)
对城市符码的解读与命名	(120)
李 岩	
玩具模型	(123)
陈 超	
思即诗	(133)
陈东东	
五个地址寓言或戏仿	(146)
陈旭光	
何妨激进或缅怀先锋	(155)
张曙 光	
墙	(159)
对一只苍蝇的观察和思考	(160)
但丁与永恒的惩罚	(164)
唐·吉诃德的悲剧与梦	(167)

郑单衣

排队 (170)

想象中的奔马 (173)

在盐和矿石的中心 (175)

树 才

语言及精神深度 (179)

诗歌技艺究竟是什么 (181)

钟 鸣

鼠王 (186)

两个脑袋的鸟儿与偈语 (194)

林肯，斧头，冷椅子 (196)

南 野

形式与真相 (202)

胡军军

破碎的柱状花芯 (205)

舞蹈，舞蹈 (210)

欧阳江河

蝴蝶 钢琴 书写 时间 (215)

倾听保尔·霍夫曼 (219)

钱文亮

昨夜的绣花针 (226)

回到唐诗 (227)

饮食中的南方与北方 (229)

莫 非

诗歌：掷向语言的骰子 (231)

谁在说·从何说起·说什么 (238)

海 子

王子·太阳神之子 (246)

曙光 (一) (248)

曙光（二）：电影上的驼子	(249)
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	(250)
海 男	
断片一	(255)
断片二	(257)
颓丧者手记	(261)
耿占春	
梦幻絮语	(265)
唐丹鸿	
丝绸和香水的野兽	(282)
夏曲卡残页	(285)
矫情的瞳孔	(288)
唐晓渡	
另一个世界的秘密飞行	(295)
快乐的恐龙	(305)
梁晓明	
一种节奏缓慢的诗	(311)
务尽险绝的诗歌叙述	(313)
黑大春	
日记三则	(317)
述怀	(320)
程光炜	
书斋与街头	(321)
绝望	(324)
我们这代人的忧虑	(329)
蓝 蓝	
静止与移动	(333)
遮蔽与发现	(337)
文学：认识与表达	(341)

蔡天新

数学家与诗人—— (346)

戴圆顶礼帽的大师—— (352)

翟永明

纸上建筑—— (357)

庭院·诗·风建筑—— (363)

浮世之美—— (368)

臧棣

信心的建设—— (374)

人怎样通过诗歌说话—— (377)



于 坚

棕皮手记 · 1996

▲在中国历史中，南方其实一直是一种边缘文化。南方地理环境的丰富多样，决定了人们必须有多种多样的存在方式，这同时决定了人们在面对世界时的不会雷同的想象力。不久前在某些知识分子争论的“灵魂是否失落”的问题，在南方不会是什么问题，那是典型的有着大一统习惯的北方问题。南方人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主要是针对一种北方传统提出的。中国的主流文化主要是在生存极其艰难、大自然相对枯燥贫乏的北方和中原生长起来的。灰色的没有层次的北方世界更适合于大规模的战争和帝国的统一。但也往往令一个来自地形复杂、遍布高山大河、林泉石壑、以及永恒的蓝天、美食佳肴和天真烂漫的土著民族的世界中的热爱生活的南方人感到绝望。

▲20世纪作为中国社会再次获得统一的在语言方面的象征，是普通话在50年代的推广，它从而也造就了一大批用普通话写作的诗人。这一迹象在最近的表现是，某种具有“灵魂和精神向度”因而被冠以“深度抒情”的写作正在得到用“北方方言”（不

是舒舍予先生的北京土话)抒情的诗人和批评家们的认同。

但南方一直在一意孤行,因而令文化中心常感头痛。其在话语方面的表现是,普通话从上海开始,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越过四川盆地,直到中国的边缘云南,都一直被视为社论或者喇叭的发言方式。继承屈原的传统,在南方,方言一直是诗歌的母语。

南方是能指依然具有活力的世界,北方却是所指的乐园。这从方言上可以看出来。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听懂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但只有上海四川人云南人……能听懂本地口语。

威尼斯双年展主席奥利瓦先生指英语世界的一段话同样适合于汉语世界,“在每一个国家,南方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的位置,一般来说,更不是工业发展的条件。它却象征着艺术创作的地方。在那儿,个体的人通过其想象力的表现,在一个封闭的和工匠式的方式中来反抗主流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南方代表了典型的艺术空间,一个反抗外部环境的个人的想象空间。”因此,南方诞生了许多只有用故乡的母语说话才不结结巴巴,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如鱼得水的诗人。

在中国的北方,普通话作为新世界的象征早已深入一切方言区。作为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北京当然令全世界和中国人尊敬。但它今天确实也是中国最不宜一种有传统的中国日常生活继续衍生的城市。老舍笔下通过方言表现出来的那个代表北方中国儒教式人性的传统生活的北平已经消亡。一个没有明清城墙和四合院的普通话的北京在日常生活方面仅仅是中国的政治广场和温度计、文化博览会和进出口码头、一个新世界的样板。但南方的情况不同,正是被胡适称为有过吴语文学、粤语文学等等的南方,使汉语中的普通话像英语一样,仅仅是一种多元文化中的公共交往工具。普通话难以统一的中国南方,是传统中国日常生活的最后的堡垒。但其坚固性也是令人担忧的。因为并没有一种具体化的对传统中国社会加以保护的意识形态,在1966年之后,弘扬传统文化只是一句空话。反而,新世界倒早已不是世纪初少

数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标语口号，而是具体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了。在今天，人们普遍地知道并有摹本来进入新世界。但人们不知道要如何做，才能保守住他们的传统。在今天，深入老年人和儿童心灵世界的，不再是儒教社会的封闭思想，这些思想在世纪末已经不堪一击。而是毛泽东的教导：改变一穷二白的中国，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对一种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的向往和动力已经成为所向无敌的全民共识。

南方有嘉木，这句依据中国南方大地样子和蕴藉总结出来的古诗，正在南方日益变成事实上的古诗。从前这个诗人在写下这一将会千古流传的诗句的时候，我相信他以为他是在对一个永恒的终极世界命名。诗人将会死去，事实上我们今日的人也不大知道这句杰作的作者是谁？他会死去，但南方有嘉木，这就够了，这就足以让人在这个世界上虽知必死无疑，但依然会在对大地的热爱中生活到死。但诗人错了，他看见的这个五千年历史的世界，相对这个世界最近一百年一日千里的变化，仅仅是开始而已。古老的中国在一个童年式的世界里呆了五千年，我同意辜鸿鸣的看法。

▲我前不久到昆明附近的乡村去小住，大吃一惊，发现这里的夜晚已经没有蛙叫，一片死寂的大地极为恐怖，蛙们已经全部死于农药。“浅草池塘处处蛙”的美丽南方大地正在一片片被视为“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白纸，村民们渴望的不再是秋天，而是明天早上由建筑公司送来的土地出售合同。一个没有昆虫的南方还可以叫做南方吗？

把昆虫视为具有自在生存权利和美学系统的神灵集体，这一立场与现代中国盛行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就在几天前，我还看到报纸和电视在号召蝴蝶故乡的人类通过捕捉蝴蝶致富的消息。中国传统的人道是不包括昆虫野兽这些的，所以“厩焚，子曰：伤人乎，不问马。”所以新版（1996年）的《现代汉语》指出蜈蚣，“可入药”。蟋蟀，“对农业有害”。金龟子，“对农业有害”。水鹿，“毛皮可制革，鹿茸可入药”。蚱蜢，“是害虫”。蝉，“壳可入药”。

蚯蚓，“粪便能使土地肥沃，是益虫”。所以你去动物园，所有的动物一律依据是否可以吃是否吃人告示于众，区别对待。所以你在植物园，会发现，许多植物都按是否可以“入药”或是否成材可以制成家具进行了分类。对于昆虫野兽植物世界，取舍标准就是对入是否有益、有害、是否可以吃、可以入药。这种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在今日之中国盛行于此，其结果是大的野兽虫子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人们现在已经吃到了蚂蚁，吃到了蚯蚓。有害的吃完了，吃无害的，这是人之道。对此，痛心又有什么办法呢？你不吃别人照样吃，吃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民俗。所以不吃白不吃，人道也，也就心安理得了。剩下来惟有回忆。回忆，一种在死亡包围中的幸存的想象力的自作多情罢了。另一方面，在把金龟子之类的害虫用农药杀死的同时，并不妨碍文人墨客写什么“金黄的金电子呀，我少年时代的小神”。所以当大自然已经充满死亡的时候，汉语里却充满歌颂“永恒”大自然的艳词丽句。

更可怕的是，此种人之道，不独对昆虫，而是对整个的自然界，甚至对所有旧事物都适用。“南朝四百八十寿，多少楼台烟雨中”又如何？在一次从昆明到上海的长途的旅行中，我看到，建筑业正在肆无忌惮地为阳光灿烂的南方提供着一个规格统一的没有阳台的钢筋水泥世界，南方正在被磁砖化。所有的城市、栖居点都在自觉地推行类似普通话在北方发生的事情。人们可能仍然可能暂时仍然听不懂彼此的方言，但建筑和生活符号的规格化，使方言以及方言式的思维方式已经日益被看成是现代化的障碍。南方是否还会出现李劫人、沈从文、福克纳这样的作家？

▲昆明今年有记者在报纸上说，新年进城逛大街，昆明犹如一座新城。记者非常高兴。昆明今天犹如一个地震后的新唐山。昆明由于远离文化中心，许多旧物经过无数次文化革命幸存下来。但什么都挡不住人民对“新”的渴望。1966年幸存下来的一切视觉上的“旧”，现在都已经荡然无存。而昆明据说是国家规定的“历史文化名城”。真是“怎么都行”的后现代幽默啊。拆除某条明清

时代的街道时，也有居民不满，但不满的原因是立即迁入新房子。分到某室一厅的都欢天喜地，立即搬走了。根本就没有人会可惜那些旧时代的工匠们用漫长的时间才做出的那些让人“多识鸟兽虫鱼的”门、窗子；那些与七律、五绝、念奴娇、朱耷的墨迹相对应的楼台庭院，奇石怪木。有一个中午我经过这条街道，看见满街都是雕梁画栋，被建筑工人作为木料论斤处理。忽然想起孙髯翁先生的旧句“断碣残碑，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沧桑巨变，今天是连半江渔火也未留下来啊，那半江渔火现在是一池被污染了的脏水。我像一个自作多情的旧才子那样，想哭。

▲新世界为了使人们过更好的日子，但好日子应该是人的创造好日子的能力的解放。而不是对某种现成品的复制。但在今天，新世界被理解为仅仅是物质享受的复制式的进步。因此美国生活方式、殖民地发迹的亚洲某些地区的新世界，被作为新世界本身进行复制。而此所谓的新世界恰恰是现代化的糟粕。人的创造力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新世界如果没有一个人文（来自传统的，不仅是文字精神上的）的基础，最终只导致人的异化，而对人的异化又在新世界的庇护下大行其道，最终，将是天的失去，而人丧失了他所栖居的大地，他只是新世界罐头中的幽灵而已。盲目的丧失理性的新世界并不会让人生活得更好，反而加速了人的死亡，艾略特所描述的荒原，就是西方被新世界的结果。

▲遥远和旧这两个词一旦消失，世界变成近的、新的与没有距离和热闹的，那么世界的末日也就来临了。我预言。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所谓家园是何谓？在汉语中，家园实际上恰恰不是存在本身，而是某种远离存在的乌托邦，正像这个词所隐喻的世外桃源一样。例如海子诗歌中的家园。这个家园只有用不在现场的话语系统，或西方神话译本的话语系统才能够指谓。它不能用中国人日常的家乡话来指谓。家园何在？这个词的本义无人理会，人们倒是拼命地在他的隐喻上去接受它 家园何